

■书摘

辛一飞今年五十三岁,按他这个岁数,还待在县长这个位置上,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过了提拔的年龄,升职的事他早已不想了。

这些年,在基层干部眼里,干部提拔已经成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层层考察,而且还要层层推荐。前前后后,还得经过六方面共十七八项调查,才能初步过关。提拔一个干部,差不多得折腾几个月。

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连跳三级,由县长越过县委书记,直接提拔为副市长,而且还成了市委常委。

这在龙兴市甚至全省近年来干部提拔的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上午十点多接到通知,下午刚过两点,辛一飞就到了龙兴市委书记田震的办公室。一百多公里的路,刨去吃饭,总共两个多小时。

田震在学校时是体育健将,中学大学都是篮球队队长。人高马大,嗓门粗壮,行事果断。见到辛一飞,开门见山,不拐弯也没客套:“老辛啊,这次任命,市委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你合适。”田震比辛一飞小四岁,所以就叫辛一飞“老辛”。但田震是省委常委,副省级干部,说话自然是居高临下,直来直去:“你也清楚,临阵点将,是有硬仗要打,这个提拔对你来说,只是个苦差使。”

辛一飞有点踌躇不安地说:“田书记,吴浙县我手头还有几个工程没干完,再给我半年时间就差不多了……”

田震摆摆手:“县里的事情就不要考虑了,现在你马上得考虑市里的事。龙兴市的市政建设,已经不能再拖了。这么急着把你调过来,就是时间太紧迫,不能再等了。省里已经定了,明年国庆节,要在龙兴市召开首届国际矿业博览会,我算了算,从马上开始准备到博览会召开,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市里的情况,我们已经没时间患得患失了,一句话,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不就是要打通那条路吗?”辛一飞似乎是明知故问。

“以这个为主,其他的也不能误了。”田震直直地看了辛一飞一眼。

“我干不了。”辛一飞没看田震,嗓音不大,像石头似的回了这么一句话。

田震愣了一下,死死地盯着辛一飞,良久,也嗓音不高,却不置置疑:“你别想给我讲什么条件。干得了得干,干不了也得干!你现在马上就是市委常委了,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跑不了,你也别想跑!”

“再没人选了吗?明年换届我去人大政协干个闲职就可以了。现在的工作不好干,我真不想干。”

“你想得美!”田震毫不客气,“先打通这条路,还有机场和高校新区,都得接着干。人选多的是,但现在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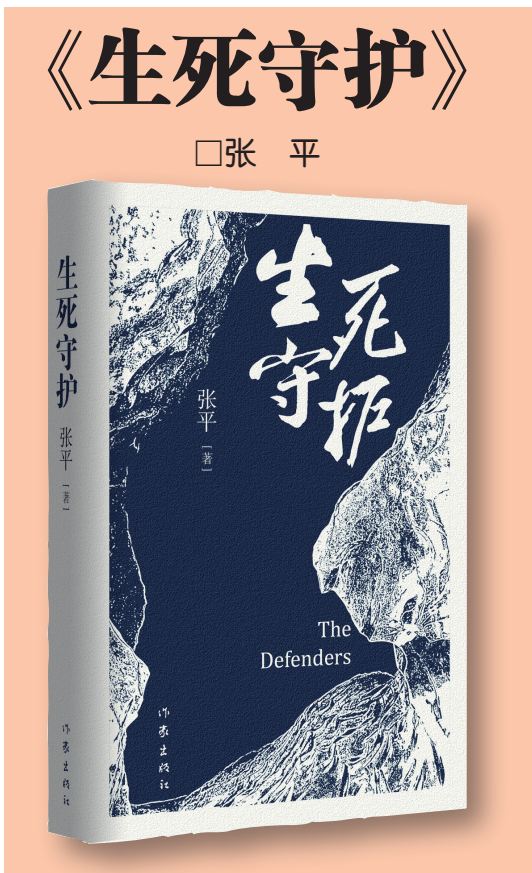
辛一飞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个结果,低着头想了想,有些发蔫地说:“那也得有个交接有个熟悉过程吧,怎么着也得十天半月的?”

“没有那么长时间,一天时间报到,两天时间交接,过几天人大常委会再正式表决通过就全部到位。明天就以市委常委名义开始介入工作,县里的工作我已经给你们书记说了,一切暂时由他代理。”田震说到这里已经站了起来,“你现在就到李市长那里去,具体怎么办,李市长都会告诉你,好了,我再告诉你一遍,没时间了,这条路要是不能按时打通,到时候只能拿你是问。”

辛一飞也没再说什么,看了一眼田震,然后低着头就往外走。

瞅着辛一飞的背影,田震又说了一句:“老辛你放心,市委市政府会全力支持你。”

辛一飞没吭声,也没转身。



□张平

市长办公室外面等了一大堆人,个个都是一脸焦急的样子。秘书见辛一飞来了,马上站了起来,推开门就领着辛一飞进了市长办公室。

市长李任华不是本地人,原来是中央某机关挂职下来的,刚一年多,就由副书记当上了市长。之所以提拔得这么快,主要是市长出了问题,严重违法违纪,先是双规,很快就移交司法处理。于是临危受命,李任华就被提拔任命为代市长。一个月后,便被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为市长。市委市政府的人包括一般的干部职工私下里都认为李任华是个“飞鸽牌”,下来无非是历练历练镀镀金,迟早是要回到中央机关的。不过也有人说,李任华是中央专门派下来的眼线,就是专门为中央在下面摸底了解情况。此次破格提拔,也是为他的下一步提前铺垫。即使像强势的市委书记田震,对他也是三分礼让,十分恭敬。

李任华个头不高,戴着厚厚的近视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别人说了,李任华市长和田震书记两个人的角色正好反了,按两个人的脾气,李任华当书记,田震当市长也许更合适。

李任华见秘书领着辛一飞进来,立刻就对正在谈话的那个人说:“我看今天就这样吧,过两天看看情况你再过来。”

那个人好像还要说点什么,但看到李任华已经不再看他了,只好点点头走了出去。

“坐吧,老辛。”李任华一边让座,一边让秘书沏茶。李任华比辛一飞还要年轻好几岁,叫辛一飞“老辛”并不是客气。

辛一飞也真有点累了,坐下来,端起杯子也不顾烫不烫,也不管茶泡好了没有,一边吹一边就吸溜吸溜地喝了起来。

李任华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有滋有味地看着辛一飞,问道:“见过书记了?”

“见过了。”辛一飞一边喝,一边答。

“怎么这么快?”

“该说的都说了。”

“是吗?”李任华有些吃惊,“我离开书记还不到二十分钟,这么快就说完?田书记给我说了,要同你好好谈谈的。”

“意思清楚了就行了,明年国庆节前打通龙泉路,国庆节要召开博览会。硬任务,不能打折扣,不能讲条件。”辛一飞淡淡地说。

“那你也别谈条件?”

“书记说让我找你谈。”

“是吗?!”李任华再次显得有些吃惊。

“其实也没啥条件,要说条件也就一个,我当副市长,就主管城建,别的一概不管。”

“可你是市委常委,很多事都要上常委会才能定。”

“除了城建的事,尽量别让我参加常委会,还有市政府的常务会也尽量别让我参加。”

“那怎么行?”李任华扶了扶眼镜,依然有些吃惊。他清楚辛一飞的性格,但好像没想到会这样,“田书记没有给你说?市委已经报送省委了,下一步还可能要让你担任常务副市长。”

辛一飞像是被烫了一下,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李任华,“……那更干不了,能干了也没法干。”

“为什么?”

“李市长,你知道的,这条路十几年了一直打不通,并不是历任领导不想打通,实实在在是打不通。五年前,田书记还是市长时就找我谈过,我说你就没那实力,那得用钱打。后来他当书记了,又找我,我说你现在有钱了,可别的势力也有实力了。过去一亩地十万二十万就拿下来了,现在一亩地二百万三百万也拿不下来。你政府的那点钱,如今能算几个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过去去打不通,现在你一样打不通。”辛一飞一边喝着茶,一边像拉家常似的说着这些扎人的话。

“市委市政府已经下决心了,这个你不用担心。”

“听辛一飞这么说,李任华脸色变得郑重起来,沉沉地说道,“老辛啊,你看田书记,他还年轻,能看着这条非修的路不修吗?你再看我,老百姓都说我是中央派下来的,我当市长,这条路能不修吗?要是老百姓说,中央下来的都修不了,你想想在老百姓眼里,市委市政府还有什么公信力?”

“拖了这么多年,在龙兴市的老百姓眼里,政府哪还有什么公信力?市长你说得没错,现在确实得重新争取公信力,但让老百姓相信政府,谈何容易。”辛一飞好像很随意地撂了这么一句。

一句话噎得李任华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李任华才说道:“是啊,任何时候,要让老百姓相信政府,也都不容易。好了老辛,我现在就听你的,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

“李市长,让我当常务副市长已经报上去了?”辛一飞想了想。

“那还有假?当时省里批下来的是进常委,我同书记商量过了,为确保万一,你任常务当然更好。”

“你估计会批下来吗?”

“应该没问题,刚才我同书记一块儿打电话给省委组织部,省委同意,估计很快就会批下来。”

“既然如此,那我还得有个条件。”辛一飞思考了半天说道。

“说吧。”李任华好像没有做任何思考。

“如果让担任常务,我还是只管城建,别的一概不管。”

“那怎么行?”李任华不禁一怔,“常务副市长,该管的都得管,包括公安和财政。现在搞市政工程,让公安保驾护航很重要。”

“不管。”辛一飞态度坚决,毫无回旋余地,“一手搞拆迁,一手带公安,在老百姓眼里,我成什么了?”

“那财政和发改委呢?”李任华追问道,“常务副市长,总不能不管财政不管经济吧。”

“也一样,都不能管。”

“为什么?”

“我主管城建,又主管财政。万一在节骨眼上,有什么人半路在上面告我,你说这路还修不修了?”

“这个你放心,市委市政府会全力支持你。”

(摘自《生死守护》,张平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 第一章 五月里来五端阳

地下生煤,地上长庄稼。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表种庄稼。矿区建在山里,与山村互有交叉。煤矿是后建,地盘总是小。农村来历久远,范围总是大。煤矿左突右冲,似乎老也超不出广大农村的包围。矿工用矿灯指出一线光亮,走在井下纵横交错的巷道里,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出得井口稍一眺望,不远处就是农村的庄稼地。地下的煤都是黑的,黑得一成不变。而庄稼刚出苗时都是绿的,一成熟就变成了黄色,黄得遍地流金,浩浩荡荡。

小满过罢,离芒种和端午节就不远了。小满见三新,指的是新大麦、新蒜和新茧。新大麦是看到了,新蒜也吃到了,只是作为第三新的茧子很难看到。茧由蚕结,现在的人们都不养蚕了,哪里会看得到白银蚕茧一样的新茧呢!如果说大麦是麦科中老大的话,小麦当是老二。“老大”熟过“老二”熟,大麦一熟,不过三五天,小麦紧接着就熟了。因大麦产量低,脱粒难,磨出的面也有些发黏,不好吃,农人种大麦总是种得很少。小麦与大麦正相反,大麦的缺点到小麦那里都成了优点,小麦产量高,脱粒易,磨出的面粉又细又白。用小麦面蒸出的馒头一捏一弹,吃起来满口麦香。擀成的面条筋道道,扯都扯不断。看来世上的东西不见得大了就好,小了就不好。

成熟的麦香,随着五月的熏风连天波涌,一涌一涌就涌到矿区去了,涌得浪高过一浪。矿区的人们大都从农村而来,不久前才脱下农装,换上工装;放下锄头,拿起镐头,他们与农村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对成熟时节的麦香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们不必特意去想,也不必特意去闻,只要呼吸的通道还开着,麦香前呼后拥,忽地就扑进他们肺腑里去了。但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吃了一惊:哎呀,麦子熟了!是哩是哩,布谷鸟在叫,紫燕在空中掠来掠去,云彩也仿佛被麦子映成了金色,成了一种祥云。五月的麦香是一种燥香,香气里有着热腾腾的气息。五月的麦香是带有锋芒的,一如万千麦穗上炸开的麦芒,会给人们的肺腑刺成一种刺激。生活在矿区的人们家家烧煤,煤炭燃烧时会散发出浓浓的硫磺味,在他们闻来,硫磺味也是香的,让他们以为是燥香。相比之下,煤香与麦香差远了,麦香更原始,更醇厚,也更有力量,麦香一来,就把煤香的香覆盖住了。受到麦香熏染和刺激的矿区的人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转来转去,似乎在找收割用的镰刀和下田戴的草帽。

华妈妈在为过端午节做准备。“五月里来五端阳,做甜酒,包粽子;缝香包,抹雄黄;艾枝插在门头上,出门就见杏儿黄。”趁附近的农村开始割麦,华妈妈去地里捡了些新鲜艾草洗净的麦穗,回家用擀面杖在地板上捶出麦粒,下到住在海边的农家,借用农家院子里的石头砸窝子,春去麦粒上的麸皮,就成了麦仁。有了新麦胖胖的麦仁,到端阳前夕,就可做甜酒了。在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民谣提示下,华妈妈在每年的端午节都要做一瓦盆甜酒。她做甜酒做得得心应手,每年的端午节都会给全家人带来口福,并给下一年的端午节带来盼头。缝香包,是用五彩布把香包的草末缝成多种形状,给孩子佩戴,把小臭孩儿变成小香孩儿。抹雄黄呢,是抹在孩子的鼻梁处和耳朵眼边,以防夏日里有毒虫侵袭。华妈妈的三个孩子都大了,他们不愿意再戴香包,也拒绝再抹雄黄,这两样可以免去。至于在门头上插艾枝,那是必须的,青艾特殊的气息,代表的是节日的气氛,门头上一插上艾枝艾叶,就表明端午节到了。湿艾晾干后,至盛夏蚊子猖獗时,可以把艾在室内点燃,驱赶蚊子。目前的问题是,今年的端午节还要不要包粽子?包粽子所需的大米是有的,小蜜枣是有的,只是缺苇叶。包粽子不能用别的任何叶子代替,只能用苇叶,只有用苇叶包粽子,粽子才有那么一股子清香气,才能吃出端午节的味道。世上被称为绝配的事物不是很多,苇叶和粽子堪称绝配。苇子是喜水喜湿的植物,只有在水里和湿地里才能生长,而华妈妈所在的矿区处在浅山地带,虽到处都是沟壑,却缺水少湖,缺水少湿,不利于苇子的生长。每年临近端午节,苇叶在县城有卖,苇叶只能到县城去买。华妈妈家住的地方离县城远一些,走小路十多里,走大路二十多里。小路曲曲弯弯,穿山越沟,都跟羊肠子一样,不好走。大路是煤炭外运的通道,朝天而开,要宽敞一些。宽敞的大路也不是很好走,上坡下坡不说,路上老是有拉煤的卡车呼啸而过,吓得贴边走路的人们仄着一边的膀子,紧张得很,一路都不敢放松。去一趟县城的人们,难免会占一些便宜,那就是满头满脸的煤尘。

往年去县城买苇叶,都是由华妈妈的大女儿华冬梅执行。华妈妈的丈夫留下了一辆男式加重自行车,眼下车里人只有华冬梅一个人会骑。这天是星期天,华冬梅不上班,按理说,她骑上车走大路,去一趟县城不是什么难事,一两个钟头就能把苇叶买回来。干苇叶很轻,一把苇叶跟一把鸡毛差不多,不会对华冬梅构成什么负担。可是,华冬梅今年不想去买苇叶了。她习惯把端午节说成端午节,说:谁规定的过端午节非要吃粽子,我看不吃粽子也能过。粽子不就是一个米饭疙瘩嘛,把米饭攥成一个疙瘩一吃不就得了。这是华冬梅说出来的话,她的没说出来的话还有很多。她的好话还是一棵



□刘庆邦

苇子,说出的话只是苇叶,没说出的话才是苇根,苇根要比苇叶多得多,也深得多。在她看来,过端午节的那一套习俗,都是农村兴起的、养成的。农村有苇子、艾草等,可以就地取材包粽子、插艾蒿,是凑热闹的意思,也是苦中作乐的意思。华冬梅没在农村生活过,她一出生就在矿区。他们家的户口是矿区户口,城镇户口。矿区的户口还有一个说法,叫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门户里,生活的就是非农业人口。矿区有一个管理机关,叫矿务局,金宝矿务局。矿务局周边建有医院、学校、幼儿园、俱乐部、百货商店、银行、自来水厂、机械修理厂、水泥支架架厂,还有粮店、菜店、肉店、理发店、缝纫社,等等。矿务局虽说还没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没有形成一座城市的规模,但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和做派。以矿务局为依托,华冬梅给自己的定位是城里人。她挣的是工资,领的是粮票和布票,吃的是商品粮,穿的是细布衣,不是城里人是什么!既然是城里人,就要跟农村人拉开距离,在吃的方面、穿的方面、用的方面拉开距离,连说话的口气、走路的姿势,最好都要拉开距离。比如农村人做饭都是烧柴草,村里烧得狼烟动地。城里人做饭都是烧蜂窝煤,早上掀开炉盖,蓝色的火苗不声不响地就长起来了。再比如农村人整个冬季都不洗澡,白皮上面差不多结一层黑皮。城里人每个单位都有澡堂,天天洗澡都可以,人人身上都带着花香。那么在过节方面呢,城里人就不一定跟着农村人的套路走。城里人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就可以了,不一定再过什么端午节。就算过端午节,也未必要在门头插艾草,非要吃什么粽子。过端午节跟农村人一个过法,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华妈妈驳不倒大女儿,她不知道中国有个汨罗江,从没听说过屈原,说不出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更别说出是谁规定的。她只知道,五月端阳吃粽子的事,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祖传一祖,一辈传一辈,传得时间长了,就统一了,就成了传统。在华妈妈看来,不管过什么节,都是以吃点什么为标志,比如过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不吃月饼,就不算过中秋节。过端午节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吃粽子,算是过什么端午节呢。要是不把吃粽子的传统接过来,传下去,传统岂不是中断了嘛!大女儿把粽子说成是米饭疙瘩,这种说法对粽子是贬低的,甚至是冒犯的,华妈妈也不能同意。粽子要用新鲜的苇叶包,里面要包蜜枣,还要用白棉线绳缠好几道。用清水煮熟的粽子,有蜜枣的甜味,还有苇叶的清香气,绝非米饭疙瘩所能比。还有端阳节吃粽子,总能唤起一些回忆,让人想起往事。她刚结婚那年,因为家里穷,过端阳节家里只包了两个粽子。她给丈夫吃了一个,另一个她舍不得吃,给丈夫留着,不上夜班下煤窑的丈夫回家不还给她丈夫吃,不料,那个粽子被偷嘴的老鼠吃掉了。她不舍得吃,老鼠们倒是也不客气,把那个粽子吃得一点儿不剩,只剩下被撕破的苇叶。每想起那件事,她都禁不住心潮涌动,有些眼湿。她不想回忆过去的事,但有端阳在,有记忆在,有关于粽子的记忆在,她管不住自己的回忆。回忆有时候像做梦,谁都管不住自己的梦,梦信马由缰,一梦就梦远了。不是三千里,就是九万里。

至于今年的端午节还要不要吃粽子,她这个当妈的说了不算,大女儿说了也不算,还得听一听二女儿华春堂的意见。桃有桃核,菜有菜心,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这个四口之家,目前主事的人是华春堂,诸事最后一定锤定音的也是华春堂。这事情颇有稀奇,男主人在不在了,当家的怎么就轮到了华春堂呢?从家长角度讲,男家长走了,接着当家的应该是女家长,也就是拥有三个孩子的华妈妈。就算华妈妈不愿当家,或没能力当家,从三个孩子的年龄上排,华冬梅是老大,这个家应该由华冬梅当。如果从性别的角度讲,用长远的观点看,也可以像培养接班人一样试着让儿子华根成当家。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当家的却是二女儿华春堂。全家人没有开过会,没有投过票,也没有进行过举手表决,当家人的职责不知不觉间就落到了华春堂头上。国有国政,家家有家政,如果当也算一项行政权力的话,他们家没有进行过角逐,更没有发生过斗争,发言权和决定权像是自然而然后集中在华春堂身上。其实华春堂并不想当家,每次就某件事情表态时她都有些叹气,像是有些无奈。

(摘自《女工绘》,刘庆邦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2020年1月15日,这一天是个非常平常的日子。

但就在这一天中,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家伙”,悄然进入一个有24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国上海,于是原本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简称“COVID-19”)疫情袭击的武汉相隔1600多里远的繁华而热闹的东方大都市陷入一场空前的“疫战”……

56岁的武汉籍女士,后来成为上海“一号病人”的病源携带者,这天晚上在位于长宁区的上海同仁医院被隔离观察,而1月15日晚上几乎与这位“一号病人”擦肩而过的我,从苏州老家那边进入上海市区,途经同仁医院,后到达浦东我经常人住的酒店,开始了我在上海的极不寻常的“疫”全过程。这个过程从时间上算起,它应是:2020年1月19日,上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0”记录,到2020年3月3日,上海市宣布这一天本地确诊感染者为“0”,而且这个纪录,一直到我这本书截稿为止。

43天,从“0”到“0”,我和2400多万上海人民一起度过和经历了这场从困惑迷茫、焦虑万分,到孤独恐惧、欲哭无泪,再到树立信心、全力抗击和夺取全面胜利的战“疫”全过程。

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对于灾难、战争和特重大事故,必须用严肃、准确的笔去客观认真地记录,用清醒、批判的目光去审视与鞭挞其中的丑恶、无能和没有人性的事,包括官僚与一些无能的官员,以及无视民众生命与安危的所作所为,比如武汉疫情初期的那种无能指挥和管理混乱等一些现象,都必须用严厉和辛辣的笔去揭露与批判。然而对武汉疫情中那些医务工作者前赴后继、英勇抗击,武汉人民积极配合中央和省市统一指挥、自觉行动,全国各省(区、市)、人民军队的奋力支持和钟南山式的一批专家的杰

从“0”到“0”,一场影响世界格局的战“疫”……

## 《上海表情》序言

□何建明



出贡献,必须予以歌颂。

歌颂战争或灾难中的人性与伦理的崇高者并不是遮掩和漠视任何其他的丑恶与错误,而是为了让善良、正义、公平和真理,闪烁更强大的光芒与力量。那么,相比于一些因为官僚主义、因为无力无为者,因为无视民众生命和在关键时刻犹

犹豫豫的决策、决断而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巨大损失者,对于那些在困难和灾难面前,在人民生命与财产受威胁、城市与乡村面临摧毁时刻的果断、英明和科学的决策者,以及在整个战胜困难、战胜灾难中表现出高度战斗艺术、崇高思想品质以及管理经验的的行为,我们必须给予最神圣和真诚的致敬。

上海从“0”到“0”,以及“0”与“0”之间的疫情之口收得如此之小,危及人民生命和伤及城市本体的整个战“疫”中的“上海方案”,其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和现代城市史中的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诗篇,我们无须解释为什么要赞美它。看看重新恢复生机与繁荣的上海欢快美丽的景象,我自然愿意把“疫”中的“上海表情”,以一个“疫中人”“城中人”的视角,来向读者呈现……

它是庚子年中国“疫”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上海自己独立的和我个人的“疫”战史。

我想概括地说一句:“疫”情使我意外地“被留”在了上海,让我有足够的机会去每天细细地感受和观察这个城市在大疫之中每一份表情……这表情其实很恐怖,也很寂寞;很孤独,有时也很温暖,也很热血沸腾。

总之,是百味之感。

(摘自《上海表情》,何建明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